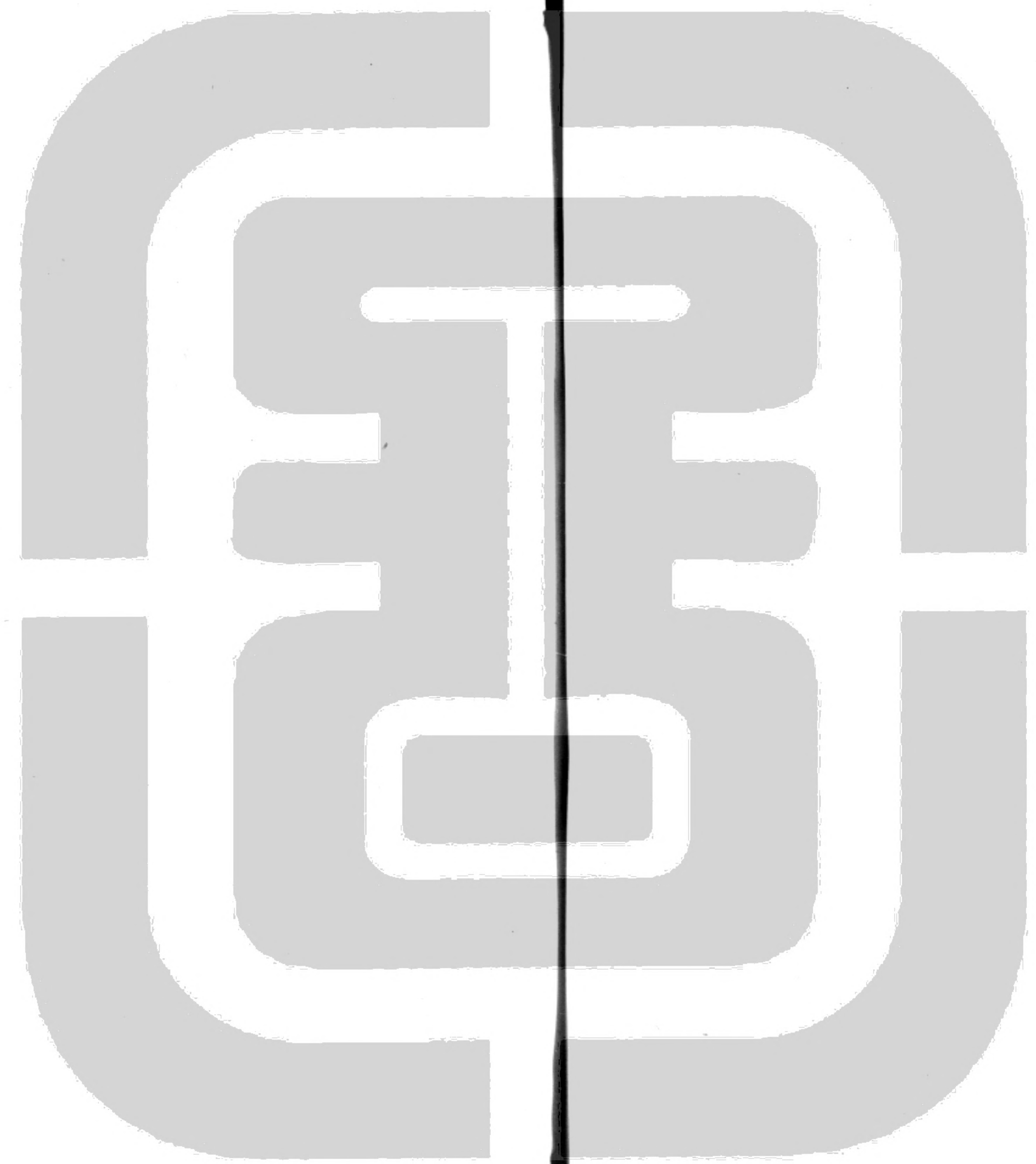


書







日知錄卷之十九

文須有益於天下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

文不貴多

二漢文人。所著絕少。史於其傳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三四篇。史之錄其數。益稱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則以



多為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於世。其不傳宜矣。今文集與今之制藝若不拉雜推究勢將伊于胡底

西京尚辭賦。故漢書藝文志所載。止詩賦二家。其諸有名文人。陸賈賦止三篇。賈誼賦止七篇。枚乘賦止九篇。司馬相如賦止二十九篇。兒寬賦止二篇。司馬遷賦止八篇。王褒賦止十六篇。楊雄賦止十二篇。而最多者。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枚臯賦百二十篇。而于枚臯。傳云臯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于臯。臯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其文骯骯。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是辭賦多而不必善也。東漢多

碑誄書序論難之文。又其時崇重經術。復多訓詁。凡傳中錄其篇數者。四十九人。其中多者。如曹褒。應劭。劉陶。蔡邕。荀爽。王逸。各百餘篇。少者。盧植六篇。黃香五篇。劉駒。賈逵。崔烈。曹眾。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于鄭玄。傳云玄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所注諸經百餘萬言。通人頗訊其繁。是解經多而不必善也。

秦延君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

三萬言。桓譚新論此顏之推家訓所謂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

券三紙。未有驢字者也。陸游詩文辭博士書驢券職事參軍判馬曹

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漢言之。東都之文。多于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之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于六經。而文衰



惠施多方其書  
滿車未必皆其  
所作

自宋人以來百表  
者為之矣何及  
人之富也

如惠施五車其書記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  
竟無一篇傳者

隋志載古人文集西京惟劉向六卷楊雄劉歆各五卷為  
至多矣他不過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  
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約至一百一卷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著書之難

子書自孟荀之外如老莊管商申韓皆自成一家言至呂  
氏春秋淮南子則不能自成故取諸子之言彙而為書此  
子書之一變也今人書集一盡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  
如呂覽淮南之類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  
可無而後為之庶乎其傳也與

宋人書如司馬溫公資治通鑑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

生精力成之遂為後世不可無之書而其中小有舛漏尚  
亦不免若後人之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  
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於求名故也

伊川先生晚年作易傳成門人請授先生曰更俟學有所  
進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  
孳孳斃而後已

直言

張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  
共也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  
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即許庶



人之議矣。故盤庚之誥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國有大疑，卜諸庶民之從逆。子產不毀鄉校。漢文止輦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猶存。魯山令元德秀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蔦。玄宗爲之感動。白居易爲整屋尉，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憲宗召入翰林，亦近於陳列國之風。聽輿人之誦者矣。

詩之爲教，雖主於溫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諱者。如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如曰：赫赫周宗，褒姒威之。如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惟趣馬。楛惟師氏，豔妻煽方處。如曰：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則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爲嫌也。楚辭離騷，余以蘭

爲可恃，今羌無實而容長。王逸章句謂懷王少弟司馬子蘭，椒專佞以慢惰。今章句謂楚大夫子椒。洪興祖補注：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如杜預麗人行，賜名大國，號與秦愼。莫近前丞相，嗔近於十月之交詩人之義矣。

孔稚珪北山移文，明斥周顒。劉孝標廣絕交論，陰譏到溉。袁楚客規魏元忠，有十失之書。韓退之諷陽城作爭臣之論，此皆古人風俗之厚。

立言不爲一時

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時，而其效見於數十百年之後者。魏志司馬朗有復井田之議，謂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



及此時復之當世未之行也。及拓跋氏之有中原。令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給授。而口分世業之制自此而起。迄於隋唐守之。魏書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議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雜鉛鐵並不聽用。當世未之行也。及隋文帝之有天下更鑄新錢。文曰五銖。重如其文。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而開通元寶之式自此而準。至宋時猶倣之。

唐書李叔明爲劍南節度使。上疏言道佛之弊。請本道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爲民。德宗善之。以爲可行。

之天下。詔下尚書省議。已而罷之。至武宗會昌五年。併省天下寺觀。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爲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凡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祇僧二千餘人。而有明洪武中亦稍行其法。元史京師恃東南運糧竭民力以航不測。泰定中虞集建言京東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菴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而授以地。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爲徵額。五年有積畜命以官。



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如此可以寬東南之運以紓民力而游手之徒皆有所歸事不果行及順帝至正中海運不至從丞相脫脫言乃立分司農司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爲農師歲乃大稔至今水田遺利猶有存者而戚將軍繼光復修之薊鎮是皆立議之人所不及見而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時固不以望之魯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獨以告顏淵及漢武帝太初之元幾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顏淵告漢武也孟子之欲用齊也曰以齊王猶反手也若滕則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嘗貶於齊梁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嗚呼天下之事有其識者不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然則開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

先生自道

朱子作詩傳至於秦黃鳥之篇謂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歷代相沿至先朝英廟始革千古之弊伏讀正統四年六月乙酉書與祥符王有燭曰周王薨逝深切痛悼其存日嘗奏葬擇近地從儉約以省民力自妃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各遣歸其家

周憲王諱有燾所著有誠齋集憲王雖有



此命及薨妃華氏竟自經以殉諡貞烈以一品禮葬之蓋上御極之初卽有感於憲

王之奏而亦朱子詩傳有以發其天聰也嗚呼仁哉

文人之多

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爲文人者矣韓文公符讀書城南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蓄翁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而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日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於世焉足重哉此楊子雲所謂撫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也黃魯直言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本朝嘉靖以來亦有此風而陸文裕漢所記劉文

靖健

告吉士之言空同

李夢陽

大以爲不平矣

見傳

宋史言歐陽永叔與學者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

巧言

永林長文章故不言文章而政事故不言政事而言文章一以掩其所短古人之意非淺薄後生所識也

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巧言亂德夫巧言不但言語凡今人所作詩賦碑狀足以悅人之文皆巧言之類也不能不足以爲通人夫惟能之而不爲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剛毅木訥爲近仁學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爲好犯上好作亂之人一爲巧言令色之人自幼而不孫弟以至於弑父與君皆好犯上好



作亂之推也。自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以至於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而二者之人常相因以立。於世有王莽之篡弒。則必有楊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禪代。則必有潘勗之九錫。世說言潘元茂作魏公。是故亂之所由生也。犯上者為之魁。巧言者為之輔。故大禹謂之巧言令色。孔子而與驩兜有苗同為一類。甚哉其可畏也。穆王命曰無以巧言。然則學者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令色。便僻側媚。其悖逆陵暴之心。繼之以忠信。以去其便僻側媚之習。使一言一動皆出於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後可以修身而治國矣。記者於論語之首而列有子曾子。問次序亦不為無意。

世言魏忠賢初不知書而口含天憲。則有一二文人代為之。後漢書言梁冀裁能書。計其誣奏太尉李固時。扶風馬融為冀章草。唐書言李林甫自無學術。僅能秉筆而郭慎微死。咸文士之闕茸者。代為題尺。又言高駢上書肆為醜悖。脅邀天子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緣澤其姦。宋史言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乃使林希典書。命逞毒於元祐諸臣。嗚呼。何代無文人。有國者不可不深惟華實之辨也。

文辭欺人

古來以文辭欺人者。莫若謝靈運。次則王維。靈運身為元勳之後。襲封國公。宋氏革命不能與徐廣陶潛為林泉之

帝車起子暗制  
早御筆而造口  
今日懷却名節  
廣書事恒靈  
定不可与元亮



侶既爲宋臣。又與廬陵王義真款密。至元嘉之際。累遷侍中。自以名流。應參時政。文帝惟以文義接之。以致缺望。又上書勸伐河北。至屢嬰罪。劾興兵拒捕。乃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及其臨刑。又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若謂欲效忠於晉者。何先後之矛盾乎。史臣書之以逆。不爲苛矣。王維爲給事中。安祿山陷兩都。拘于普施寺。迫以僞署祿山宴。其徒於凝碧池。維作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下獄。或以詩聞於行。在其弟刑部侍郎縉請削官以贖兄罪。肅宗乃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襄王僭號。逼李琢爲翰林學士。琢既汗僞署。

心不自安。時朱玫秉政。百揆無敘。拯嘗朝退。駐馬國門。爲詩曰。紫宸朝罷綴鸞鸞。丹鳳樓前立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殺朱玫。襄王出奔。拯爲亂兵所殺。二人之詩同也。一死一不死。而文墨交游之士。多護王維。如杜甫謂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而仕賊者乎。今有顛沛之餘。投身異姓。至擯斥不容。而後發爲忠憤之論。與夫名汗僞籍。而自託乃心。比于康樂。右丞之輩。吾見其愈下矣。

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慙。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玉蠟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僞。卽以其言辨之。而



卒莫能逃也。忝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複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為言者偽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餽夫鏡情偽屏盜言君子之道興王之事莫先乎此。

修辭

典謨爰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聞性與天道譬猶築數

此論又似重文  
與前性

仞之墻而浮埃聚沫以為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於下學之初即談性道乃以文章為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乎。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嘗見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

楊用修曰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而詩與言離矣。

自嘉靖以後人知語錄之不文於是王元美之劄記范介儒之膚語上規子雲下法文中雖所得有淺深之不同然可謂知言者矣。



文人摹倣之病

士衡云必擬時之  
味乃謂合于表  
為深以辨之擬過  
秦所謂閣合者也

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時有利鈍梁簡文與湘東王書云今人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棄其所長惟得其所短宋蘇子瞻云今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葉水心言慶曆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為師始繼唐人之學謂之江西宗派金元裕之詩云少陵自有連城璧爭柰微之識賦賦夫文章一道猶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陸士衡所謂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者今且未見其人進此而窺著述之林益難之矣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

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

洪氏容齋隨筆曰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辭腴旨上薄騷些故為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為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之凡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激越清壯漢晉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楊雄擬之為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問皆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其言甚當然此以辭



之工拙論爾。若其意則總不能出於古人範圍之外也。

如揚雄擬易而作太玄，王莽依周書而作大誥，皆心勞而

日拙者矣。世說王隱論揚雄太玄雖妙非益也。古人謂之屋下架屋。

曲禮之訓，母勦說，母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 文章繁簡

韓文公作樊宗師墓銘曰：維古于辭必已出，降而不能乃

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此極中今人之

病。若宗師之文，則懲時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如絳守居

東西二字平常而改為甲辛。始類吳人之呼庚癸者矣。作書須注此自秦漢以前可

耳。若今日作書而非注不可解，則是求簡而得繁，兩失之

矣。子曰：辭達而已矣。胡繼宗修安慶府志書正德中劉七年閏五月賊七來寇江

境而分注於賦七之下曰：姓劉氏舉以示人無不笑之。不知近日之學為秦漢文者皆賦七之類也。

辭主乎達，不論其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史記

之繁處必勝於漢書之簡處。容齋隨筆論衛青傳封三校尉語史記勝漢書處正不獨

此新唐書之簡也不簡於事而簡於文其所以病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此不

須重見而意已明。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

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

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

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有饋

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

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

其所哉！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文凡意見宜害事  
子不立意者簡遠  
有不書而簡者  
要之新唐書能  
刊自佳

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須重疊而情事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使人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矐之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是故辭主乎達不主乎簡劉器之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豈有繁簡邪昔人之論謂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當日進新唐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

黃氏日鈔言蘇子山古史改史記多有不當如樗里子傳史記曰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為滑稽矣然則樗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傳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為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文人求古之病

後周書柳蚪傳時人論文體有今古之異蚪以為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當之論夫今之不能為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為尚書左氏乃勦取史漢中文法以為古甚者獵其一二字句用之於文殊為不稱元阿魯圖進宋史表曰且辭之繁簡以事而文之今古以時蓋宗史又感無謂一帝紀乃至九用柳蚪之語



以今日之地為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為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

唐書鄭餘慶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訾其不適時。

宋陸務觀跋前漢通用古字韻曰古人讀書多故作文時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為工亦自不知孰為古孰為今也。近時乃或鈔掇史漢中字入文辭中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見此書為之太息書以為後生戒。

元陶宗儀輟耕錄曰凡書官銜俱當從實如廉訪使總管之類若改之曰監司太守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

何孟春餘冬序錄曰今人稱人姓必易以世望稱官必用前代職名稱府州縣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為異不知文字間著此何益於工拙此不惟於理無取且於事復有礙矣。李姓者稱隴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琅邪鄭曰滎陽以一姓之望而槩眾人可乎此其失自唐宋五季間孫光憲輩始北夢瑣言稱馮涓為長樂公冷齋夜話稱陶穀為五柳公類以昔人之號而槩同姓尤是可鄙官職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號而稱之後將何所考焉此所謂於理無取而事復有礙者也。

于慎行筆塵曰史漢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於



日知錄 卷之十九  
今此應為古人笑也。史漢之文如欲復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於當日，而但記其實邪？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實，無以示遠。大家不為也，予素不工文辭，無所模擬，至於名義之微，則不敢苟尋常小作，或有遷就金石之文，斷不敢於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輩名家亦多如此。

古人集中無冗複

古人之文不特一篇之中無冗複也，一集之中亦無冗複。且如稱人之善，見于祭文，則不復見于誌；見于誌，則不復見于他文。後之人讀其全集，可以互見也。又有互見于他人之文者，如歐陽公作尹師魯誌，不言近日古文自師魯始，以為范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見，不必重出。蓋歐陽公自信已與范公之文，並可傳於後世也，亦可以見古人之重愛其言也。

劉夢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又可見古人不必其文之出於已也。

書不當兩序

會試錄鄉試錄，主考試官序其首，副主考序其後，職也。凡書亦猶是矣。且如國初時府州縣志書成，必推其鄉先生之齒尊而有文者序之，不則官于其府州縣者也。請者必當其人，其人亦必自審其無可讓而後為之。官于是者，其文優，其於是書也有功，則不讓于鄉矣。鄉之先生，其文優。



三都賦士安序  
劉造又序之序  
之行久矣但太多  
則誠無謂

其于是書也有功則官不敢作矣。義取于獨斷則有自爲之而不讓于鄉與官矣。凡此者所謂職也。故其序止一篇。或別有發明則爲後序。亦有但紀歲月而無序者。今則有兩序矣。有累三四序而不止者矣。兩序非體也不當其人。非職也。世之君子不學而好多言也。凡書有所發明序可也。無所發明但紀成書之歲月可也。人之患在好爲人序。

唐杜牧答莊克書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今吾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讀此言今之好爲人序者可以止矣。

婁堅重刻元氏長慶集序曰序者敘所以作之指也。蓋始於子夏之序詩。其後劉向以校書爲職。每一編成卽有序。最爲雅馴矣。左思賦三都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於皇甫謐。自是綴文之士多有託於人以傳者。皆汲汲於名而惟恐人之不吾知也。至於其傳既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讀。有繕寫而重刻之則人復序之。是宜敘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論昔賢妄爲優劣之辨卽過稱好事多設游揚之辭皆我所不取也。讀此言今之好爲古人文集序者可以止矣。

古人不爲人立傳

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爲人立傳者。故有碑有誌有狀而無傳。梁任昉文章緣起言傳



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王傳。是以寓言而謂之傳。韓文公集中傳三篇。太學生何蕃。圻者王承福。毛穎又有下邳侯作椰子厚。集中傳六篇。宋清郭橐駝童區寄梓人李赤。蝮何蕃。僅採其一事而謂之傳。王承福之輩皆微者而謂之傳。毛穎李赤蝮則戲耳。而謂之傳。蓋比於稗官之屬耳。若段太尉則不曰傳曰逸事狀。子厚之不敢傳段太尉以不當史任也。自宋以後乃有為人立傳者。侵史官之職矣。

太平御覽書目列古人別傳數十種。謂之別傳。所以別於史家。

誌狀不可妄作

誌狀在文章家為史之流。上之史官傳之後人為史之本。史以記事亦以載言。故不讀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朝之掌故。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監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為人作誌。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牴牾不合。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其謂是與。

名臣碩德之子孫。不必皆讀父書。讀父書者。不必能通有司掌故。若夫為人作誌者。必一時文苑名士。乃不能詳究。而曰子孫之狀云爾。吾則因之。夫大臣家可有不識字之



子孫而文章家不可有不通今之宗匠乃欲使籍談伯魯之流為文人任其過嗟乎若是則盡天下而文人矣

作文潤筆

蔡伯喈集中為時貴碑諫之作甚多如胡廣陳寔各三碑

橋玄楊賜胡碩各二碑至於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

皆為之作碑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為此史傳以其名重隱

而不言耳文人受賄豈獨韓退之諛墓金哉李商隱記齊魯二生日劉

又持韓退之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爾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今此事載唐書

王楸野客叢書曰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觀陳皇后失寵

於漢武帝別在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

百斤為文君取酒相如因為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此

風西漢已然按陳皇后無復幸之事此文蓋後人擬作然亦漢人之筆也

杜甫作八哀詩李邕一篇曰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

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駟隨劍兒義取無虛歲邕本傳長於碑

頌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劉禹錫祭韓愈文曰公鼎侯碑志隧

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可謂發露真贓者矣侯鯖錄唐王仲舒為

郎中與馬逢友善每責逢云貧不可堪何不等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可待也此雖戲言當時風

俗可見矣昔楊子雲猶不肯受賈人之錢載之法言而杜乃謂

之義取則又不若唐寅之直以為利也戒菴漫筆言唐子

畏有一巨冊自錄所作文簿面題曰利市今市肆帳簿多題此二字

新唐書韋貫之傳言裴均子持萬緡請撰先銘答曰吾寧

餓死豈能為是今之賣文為活者可以媿矣



司空圖傳言隱居中條山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餽遺弗受嘗爲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既不有其贈而受之何居不得已也是又其次也

文非其人

元史姚燧以文就正於許衡衡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吾觀前代馬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管執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頌爲正直所羞徐廣爲祠部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尚書然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

是內外竝執下官禮廣常爲愧恨陸游晚年再出爲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朱文公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是皆非其人而與之者也夫禍患之來輕於恥辱必不得已與其與也寧拒至乃儉德含章其用有先乎此者則又貴知微之君子矣

少年未達投知求見之文亦不可輕作韓昌黎集有上京兆尹李資書曰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閤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



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閤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  
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閤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  
其何能及此至其為順宗實錄書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  
長史則曰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  
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  
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  
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陵轍公卿已  
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  
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  
懽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與前所上之書  
迥若天淵矣崔林玉語豈非少年未遠投知求見之文而  
不自覺其失言者邪後之君子可以為戒

假設之辭

古人為賦多假設之辭序述往事以為點綴不必一一符  
同也子虛亡是公烏有先生之文已肇始於相如矣後之  
作者實祖此意謝莊月賦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又曰  
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按王粲以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  
十二年春道病卒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亦是歲也至明帝  
太和六年植封陳王豈可倚撫史傳以議此賦之不合哉  
庾信枯樹賦既言殷仲文出為東陽太守乃復有桓大司  
馬亦同此例仲文為桓大司馬桓大司馬則玄之文溫也  
此乃因殷仲文有此樹婆娑之語桓元子  
有木猶如此之歎遂而長門賦所云陳皇后復得幸者亦  
以二事湊合成文



本無其事。俳諧之文不當與之莊論矣。長門賦乃後人託名之作。相如以元狩五年卒。安得莊子見孫卿教又云。莊子見魯哀公。年代俱相絕。言孝武皇帝。故古人作史。既多寓言。便不論也。陳后復幸之。云正如馬融長笛賦所謂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也。

### 古文未正之隱

陸機辨亡論其稱晉軍上篇謂之王師下篇謂之疆寇。文信國指南錄序中北字皆南字也。後人不知其意不能改之。謝皋羽西臺慟哭記本當云文信公而謬云顏魯公。本當云季宋而云季漢。凡此皆有待於後人之改正者也。胡身之注通鑑至二百八十卷不敬塘以山後十六州賂契丹之事而云自是之後遼滅晉金破宋其下闕文一行。

謂蒙古滅金取宋一統天下而諱之不書此有待於後人之補完者也。漢人言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者其事皆見於書。漢書藝文志故定哀之間多微辭矣。況

於易姓改物制有華夏者乎。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習其讀而不知無為貴君子矣。

鄭所南心史書文丞相事言公自序本末未有稱彼曰大國曰丞相又自稱天祥皆非公本語。舊本皆直斥彼酋名。然則今之集本或皆傳書者所改。

金史紇石烈牙吾塔傳北中亦遣唐慶等往來議和完顏合達傳北中大臣以輿地圖指示之完顏賽不傳按春自北中逃回北中二字不成文。蓋鹵中也。修史者仍金人之



辭未改

晉書劉元海石季龍作史者自避唐諱後之引書者多不知而襲之惟通鑑並改從本名

日知錄卷之十九

廿一日午刻 兩晝夜風烈不冷

日知錄卷之十九

非三公不得稱公



公羊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天子三公稱公  
周公召公畢公毛公蒞公是也王者之後稱公宋公是也  
杜氏通典曰周制非二王之後列國諸侯其爵無至公者  
春秋有虞公州公或因殷之舊爵或嘗為天子之官子孫  
因其號耳非周之典制也東遷而後列國諸侯皆僭稱公  
夫子作春秋而筆之於書則或公或否生不公葬則公之  
列國不公魯則公之於是天子之事與人臣之禮並見於

書而天下之大法昭矣漢之西都有七相五公

西都賦李善注公御

史大夫將軍通稱也按後漢書獻帝謂御史大夫郝而光慮曰郝公天下寧有是邪是御史大夫得稱公也



武則置三公

後漢百官志太尉公一人司徒公一人司空公一人

史家之文如鄧公

禹吳公漢伏公湛宋公弘第五公倫牟公融袁公安李公

固陳公寵橋公玄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龔楊公彪

荀公爽皇甫公嵩董公卓曹公操非其在三公之位則無

有書公者三國志若漢之諸葛公亮魏之司馬公懿吳之

張公昭顧公雍陸公遜晉書若衛公瓘張公華王公導庾

公亮陶公侃謝公安桓公溫劉公裕之類非其在三公之

位則無有書公者史至於唐而書公不必皆尊官洎乎今

日誌狀之文人人得稱之矣吁何其濫與何其偽與

若鄭端簡

名臣記至無人不稱公非史體之

大雅古公亶

曰諸侯之臣稱君曰公白虎通曰臣子

於其國中皆表其君為公詩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公者

魯人之稱侯者周室之爵

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夫秦誓之書公與春秋之書秦

伯不已異乎曰春秋以道名分五等之爵班之天子不容

僭差若秦誓本國之書孔子因其舊文而已公之媚子從

公于狩亦秦人之詩也

平王以後諸侯通稱為公則有不必專於本國者矣碩人

之詩曰譚公維私左傳鄭莊公之言曰無寧茲許公復奉

其社稷

周之盛時亦有羣公之稱見於康王之誥及詩之雲漢此

猶五等之君春秋書之通曰諸侯也



左傳自王卿而外無書公者惟楚有之其君已僭為王則臣亦僭為公宣十一年所謂諸侯縣公皆慶寡人者也漢書

沛公注孟康曰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為公淮南子魯陽公注楚之縣公也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傳

中如葉公析公申公鄭公蔡公息公商公期思公竝邊中

國白公邊吳蓋尊其名以重邊邑呂氏春秋楚又有甲梁公戰國策楚人有宛公

新城而秦有庶公索隱曰蓋庶邑公史失其姓名楚漢之際有滕公戚公

柘公薛公郟公蕭公陳公魏公留公方與公高祖初稱沛

公太上皇父稱豐公皆楚之遺名左傳齊亦有邢公棠公此縣公之

公也御史監郡者亦稱監公見曹相國世家

有失其名而公之者史記秦始皇紀侯公項羽紀樅公侯

公高祖紀單父人呂公新城三老董公孝文紀太倉令淳

于公天官書公封禪書申公齊人丁公曹相國世家膠

西蓋公留侯世家東園公夏黃公穰侯傳其客宋公信陵

君傳毛公薛公賈生傳河南守吳公張敖傳中大夫泄公

黥布傳故楚令尹薛公季布傳母弟丁公鼂錯傳謁者僕

射鄧公鄭當時傳下邳翟公酷吏傳河東守勝屠公貨殖

傳朱公任公漢書高帝紀終公藝文志蔡公毛公樂人竇

公黃公毛公皇公張耳陳餘傳范陽令徐公甘公劉歆傳

魯國桓公趙國貫公周昌傳趙人方與公武五子傳瑕丘

江公王褒傳九江被公于定國傳其父于公翟方進傳方

進父翟公儒林傳免中徐公博士江公食子公淄川任公

皓星公游俠傳故人呂公茂陵守令尹公皆失其名而公



之若鄭君盧生之比本朝實錄於孝慈高皇后之父亦不知其名謂之馬公是史之闕文非正書也

史記高帝紀呂公注崔浩云史

失其名但舉姓而言公漢書高帝紀注應邵曰縱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注家發其例於此餘竝不注

太史公者司馬遷稱其父談故尊而公之也

有尊老而公之者戰國策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史記文帝謂馮唐公柰何衆辱我是也漢書溝洫志趙中大夫白公師古曰蓋相呼尊老之稱項籍傳南公服虔曰南方之老人也賈弘傳東平龐公師古曰長老之號元后傳元城建公服虔曰年老者也吳志程普傳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方言凡尊老周晉秦隴謂之公晉書樂志項伯語項莊曰公莫古人初呼曰公

漢書何武傳武為武碎武不稱賢公後漢書李固傳京師咸

歎曰是復為李公矣宦者傳种暲為司徒告賓客曰今身

為公乃曹常侍力焉魏志王粲傳蔡邕聞粲在門倒屣迎

之曰此王公孫也晉書陳騫傳對父矯曰主上明聖大人

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魏舒傳夜聞人問寢者

為誰曰魏公舒舒自知當為公矣陸曄傳從兄機每稱之

曰我家世不乏公矣王猛傳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北史

鄭述祖傳少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

下馬曰公在此陶淵明孟長史傳從父太常夔嘗問光祿

大夫劉耽孟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是

知南北朝以前人語必三公方得稱公也周書姚僧垣傳



宣帝嘗從容謂僧垣曰嘗聞先帝呼公爲姚公有之乎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齒之辭非爲貴爵之號朕當爲公建國開家爲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邑一千戶

孔融告高密縣爲鄭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以爲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此是曲說據其所引皆史失其名之公而太史公又父子之辭也戰國策陳軫將之魏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史記留侯世家吾惟豎子固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此皆謂父爲公宋書顏延之傳何偃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答曰身非三公之位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呵公何以見呼爲公北齊書徐之才傳鄭道有嘗戲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旣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

陸雲作祖父誄曰吳丞相陸公誄曰維赤烏八年二月粵乙卯吳故使持節郢州牧左都護丞相江陵郡侯陸公薨曰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曰維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晉故散騎常侍吳郡陸君卒王沈祭其父曰孝子沈敢昭告烈考東郡君張說作其父贈丹州刺史先府君墓誌每稱必曰君然則雖已之先人亦不一概稱公古人之謹於分也

史記鼂錯傳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人口議多怨公者是以父而呼子爲公徐孚



遠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錯父呼錯為公蓋以官稱之

沙門亦有稱公者必以其名冠之深公法深也林公道林

也遠公惠遠也生公道生也猷公道猷也隆公慧隆也誌

公寶誌也澄公佛圖澄也安公道安也什公鳩摩羅什也

當時之人嫌於直斥其名故加一公字古沙門皆稱名世說言安汰吐珠玉

於前斌亮振金聲於後皆名也梁陳以下僧乃有字而人相與字之字之

則不復公之矣

宋史豐稷駁宋用臣論議曰凡稱公者須者宿大臣及鄉

黨有德之士然則今之宦豎而稱公亦不可出於士大夫

之口孫升談圃有朝士在中書稱李憲字荆公厲聲叱之曰是何人即出為監當

古人不以甲子名歲

爾雅疏曰甲子癸亥為十日日為陽寅至丑為十二辰辰為

陰此二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有闕逢

至昭陽十名為歲陽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為歲名周禮

若簇氏十日十有二辰十有二月十有二歲之號注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辰至茶歲謂從攝提格

至赤奮若後人謂甲子歲癸亥歲非古也自漢以前初不假借

史記歷書太初元年年名焉即闕字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

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其辨晰如此若呂氏春秋序意篇

維秦八年歲在涪灘秋甲子朔賈誼鵬賦單闕之歲兮四

月孟夏庚子日斜兮服集予舍許氏說文後叙粵在永元

困頓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子亦皆用歲陽歲名不與日

同之證漢書郊祀歌天馬徠執徐時謂武帝太初四年歲



在庚辰兵誅大宛也資治通鑑周紀一起著雍攝自經學提格盡玄默困敦亦用古法

日衰人趨簡便乃以甲子至癸亥代之子曰觚不觚此之

謂矣

宋劉恕通鑑外紀目錄序曰庖犧前後逮周厲王疑年茫

昧借日名甲子以紀之是則歲之稱甲子也借也何始乎

自亡新始也王莽下書言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填在明

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又言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

辰厥明年歲在實沈合龍辛巳隋書律歷志王莽銅權銘

曰歲在大梁龍集戊辰又曰龍在巳巳歲次實沈是也自

此後漢書張純傳言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朱穆傳言明年

丁亥之歲荀爽紀言漢元年實乙未也曹娥碑亦云元

嘉元年青龍女辛卯蜀郡造橋碑云維延熹龍在甲辰而

張角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

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矣

以甲子名歲雖自東漢以下然其時制詔章奏符檄之文

皆未嘗正用之其稱歲必曰元年二年其稱日乃用甲子

乙丑如己亥格庚戌制壬午兵之類皆日也宋書武帝紀有癸卯梓材

庚子皮毛亦惟晉書王廙上疏言臣以壬申歲見用為鄱

陽內史按懷帝以永嘉五年辛未為劉聰所執愍帝以建

興元年癸酉即位中間一年無主故言壬申歲也後代之

人無大故而效之非也李嵩上表亦云臣去乙巳歲嵩當

時改元庚子不用晉年號晉書中

以甲子名歲者僅此兩見



自三國鼎立天光分曜而後文人多舍年號而稱甲子魏程曉贈傅休奕詩龍集甲子四時成歲晉張華感婚賦方今歲在己巳將次四仲陸機感懷太子誅龍集庚戌日月改度陶潛祭從弟敬遠文歲在辛亥月惟仲秋自祭文歲維丁卯律中無射後周庾信哀江南賦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而梁陶隱居真誥亦書己卯歲至杜預左傳集解後序則追言魏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矣

吳後主國山封禪文旃蒙

協洽之歲月次取訾之舍日惟重光大淵獻日當言辛亥而冒用歲陽歲名則又失之

晉惠帝時廬江杜嵩作壬子春秋壬子元康二年賈后弒楊太后于金墉城之歲

唐人有以豫書而不稱年號者舊唐書禮儀志曰請以開

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年十月禘至甲申年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禘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禘其辛巳以下不言開元某年又博古圖載唐鑑銘曰武德五年歲次壬午八月十五日甲子揚州總管府造青銅鏡一面充癸未年元正朝貢其癸未亦不言武德六年者當時屢改年號故也此一鑑而有正書有豫書之不同亦變例也

史家之文必以日繫月以月繫年鐘鼎之文則不盡然多

有月而不年日而不月者

六經中亦有之如詩吉日庚午是也

商母乙酉其

文曰丙寅王錫口貝朋用作母乙癸丙寅者日也博古圖

乃謂商建國始於庚戌歷十七年而有丙寅在仲壬即位



之三年則鑿矣豈非迷於後世之以甲子名歲而欲以追加之古人乎

春秋之世各國皆自紀其年發之於言或參互而不易則有舉其年之大事而為言者若曰會於沙隨之歲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鑄刑書之歲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是也如梁梁之明年亦是又有舉歲星而言若曰歲五及鶉火歲及大梁歲在娵訾之口者從後人言之則何不曰甲子也癸亥也是知古人不用以紀歲也

太祖實錄自吳元年以前皆書于支不合古法太祖當時奉宋小明王之號故有言當紀龍鳳者考之史記高帝之初不稱楚元年而稱秦二年三年又太祖御製滁

州龍潭碑文云元末帝至正十有四年竊意其時天下尚

是元之天下書至正正合史記書秦之例今續綱目書至正又有

兼書者漢書功臣侯表序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是也

### 史家追紀月日之法

或曰鑄刑書之歲是則然矣其下云齊燕平之月又曰其明月則何以不直言正月二月乎曰此正史家文字縝密處史之文有正紀有追紀其上曰春王正月暨齊平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正紀也此曰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追紀也追紀而再云正月二月則嫌於一歲之中而有兩正月二月也故變



其文而云古人史法之密也

左傳追紀之文不止此如襄公六年傳鄭子國之來聘也  
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及杞  
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  
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  
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噐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  
丙辰而滅之七年傳鄭僖公之爲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  
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  
朝子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十九年傳於四  
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二十五年傳會于夷儀  
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爲成二十六年傳齊人城郟  
之歲其夏齊人餘以廩丘奔晉三十一年傳公薨之月子  
產相鄭伯以如晉昭公七年傳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  
罕魋又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媯始生子名之曰  
元皆是追紀又如書金縢旣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亦追  
紀也

### 史家月日不必順序

古人作史取其事之相屬不論月日故有追書有竟書左  
傳成公十六年鄆陵之戰先書甲午晦後書癸巳甲午爲  
正書而癸巳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  
先書甲戌後書癸酉甲戌爲正書而癸酉則因後事而追  
書也昭公十三年楚靈王之弑先書五月癸亥後書乙卯



丙辰乙卯丙辰爲正書而五月癸亥則因前事而竟書也  
蓋史家之文常患爲月日所拘而事不得以相連屬故古  
人立此變例

有先書以起事者通鑑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先書是  
月戊辰王守澄葬于澧水於壬戌癸亥之前是也

### 重書日

春秋桓公十二年書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  
晉卒重書日者二事日當繫日先書公者先丙而後外也  
邵國賢曰一丙戌一定卽書一是追書  
卽書者紀事之職追書者承赴之體後人作史凡一日

再書則云是日

### 古人必以日月繫年

自春秋以下紀載之文必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  
此史家之常法也史記伍子胥傳乙卯楚昭王出奔庚辰  
吳王入郢則不月而日刺客傳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  
室中則不年而月史宗之變例也蓋二事已見於吳楚二  
世家故其文從省

楚辭攝提貞于孟陬今維庚寅吾以降攝提歲也孟陬月  
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庚寅日生王逸章句曰大  
歲在寅日攝提格孟始也正月爲陬言巳以太歲在寅正  
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是也或謂攝提星名天  
官書所謂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者非也豈有自述其世  
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

長洲文待詔徽明以  
庚寅歲生刻一印章



日維庚寅吾以降意謂與屈大夫同年非也屈子之云庚寅者日也使以歲言無論古人不以甲子名歲且使屈子生於庚寅至楚懷于被執於秦壬戌之歲年年僅三十有三何以云老冉冉其將至乎

### 古無一日分為十二時

古無以一日分為十二時之說洪範言歲月日不言時周

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

八星之位不言時屈子自序其生年月日不及時呂才祿

命書亦止言年月日不及時李虛中以人生年月日所直支干推人禍福生死百不失

一初不用時也自宋後乃并其時參合之謂之八字見謝肇淛五襍俎後河蘇綽作大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

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

古無所謂時凡言時若堯典之四時左氏傳之三時桓公六年

三時皆謂春夏秋冬也故士文伯對晉侯以歲時日月星不害

辰謂之六物荀子曰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

亦謂春夏秋冬也自漢以下曆法漸密於是以一日分為

十二時蓋不知始於何人而至今遵用不廢

一日之中所以分紀其時者曰日中日盡日日日晏見於

易曰東方未明日會朝日日之方中日昏曰夕曰宵見於

詩曰昧爽曰朝日日中晏見於書曰朝時日日中曰夕時

曰雞初鳴曰旦曰質明曰大昕曰晏朝曰昏曰日出曰日

側曰見日日逮日見於禮爾雅疏日入後二刻半為昏曰雞鳴曰日中

曰晝曰日下晏曰日旰曰日入曰夜曰夜中見於春秋傳

曰鼂曰薄暮曰黃昏見於楚辭紀晝則用日史記項羽紀

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呂



后紀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見相國產計事日舖時遂擊  
 產彭越傳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淮南王安傳  
 旦受詔日食時上漢書五行志日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  
 時復晡時食從西北日下晡時復武五子昌邑王傳夜漏  
 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東方朔傳  
 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旦明入山下是也紀夜則用星  
 詩之言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戶春秋傳之言降婁  
 中而且是也周禮司晷氏以星分夜不辨星則分言其夜曰夜中曰  
 夜半曰夜鄉晨是也分言其夜而不詳於是有五分其夜  
 而言甲乙丙丁戊者周禮司寤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  
 早若今甲乙至戊顏氏家訓或問一夜何故五更答曰漢魏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

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為節所以然者假  
 令正月建寅也初夕則指寅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  
 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濶盈不至六縮  
 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故曰五更爾

漢書西域傳杜欽曰斥候士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天文志

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六月

戊戌甲夜三國志曹爽傳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

晉書趙王倫傳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籌以鼓聲為應是也

五分其夜而不詳於是有言漏上幾刻者五行志晨漏木

盡三刻有兩月重見又云漏上四刻半乃頗有光禮儀志

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東方朔傳微行以夜漏上十刻

迺出王尊傳漏上十四刻行臨到外戚傳晝漏上十刻而

崩又云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自南北史以



上皆然故素問曰一日一夜五分之隋志曰晝有朝有禺  
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而無十二時之目也唯  
歷書云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于丑而下文却云朔旦  
冬至正北又云正北正西正南正東不直言子酉午卯漢  
書五行志言日加辰巳又言時加未翼奉傳言日加申又  
言時加卯王莽傳天文郎按棊于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  
斗柄而坐而吳越春秋亦云今日甲子時加于巳周髀經  
亦有加卯加酉之言若紀事之文無用此者南齊書天文  
志始有子時  
丑時亥時北齊書南陽王綽傳  
有景時午時景時者丙時也  
左氏傳卜楚丘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而杜元凱注則以  
為十二時雖不立十二支之目然其曰夜半者即今之所

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考卯也食時者辰  
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昃者未也晡時者申也日  
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為十二始見  
於此考之史記天官書曰旦至食食至日昃日昃至舖舖  
至下舖下舖至日入素問藏氣法時論有曰夜半日平旦  
曰日出日中日昃日下晡王冰注以日昃為土王下  
晡為金王又有日四季者  
注云土王是今人所  
謂丑辰未戌四時也吳越春秋有曰時加日出時加雞鳴  
時加日昃時加禺中則此十二名古有之矣史記孝景紀  
五月丙戌地動其蚤食時復動漢書武五子廣陵王胥傳  
奏酒至雞鳴時罷王莽傳以雞鳴為時後漢書隗囂傳至  
昏時遂潰圍齊武王傳至食時賜陳潰耿弇傳人定時步



果引去來歎傳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竇武傳自旦  
至食時兵降畧盡皇甫嵩傳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陳戰至  
晡時大破之晉書戴洋傳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  
大風起自東南折木宋書符瑞志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黃  
昏時月蝕熒惑過人定時熒惑出營室宿羽林皆用此十  
二時

淮南子日出於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  
扶桑之上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朝明臨于  
曾泉是謂早食次于桑野是謂宴食臻于衡陽是謂禺中  
對于昆吾是謂正中靡于鳥次是謂小遷至于悲谷是謂  
晡時迴于女紀是謂大遷經于泉隅是謂高春頓于連石  
是謂下春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于虞泉是謂  
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按此自晨明至定昏爲十五時  
而卜楚丘以爲十時未知今之所謂十二時者自何人定  
之也

素問中有言歲甲子者有言寅時者皆後人僞撰入之也  
年月朔日子

今人謂日多曰日子日者初一初二之類是也子者甲子  
乙丑之類是也周禮職內注曰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  
或言甲或言子一也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  
日子李周翰注曰子發檄時也漢人未有稱夜半爲子時  
者誤矣古人文字年月之下必繫以朔必言朔之第幾日



而又繫之干支故曰朔日子也如魯相瑛孔子廟碑云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又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史晨孔子廟碑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樊毅復華下民租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是也此日子之稱所自起若史家之文則有子而無日春秋是也

後漢書隗囂檄文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不言廿一日

然在朔言朔在晦言晦而旁死魄哉生明之文見於尚書則有兼日而書者矣

宋書禮志年月朔日甲子尚書令某甲下此古文移之式也陳琳檄文但省一甲字耳

南史劉之遴與張纘等參校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隋書

袁充上表稱寶曆之元改元仁壽歲月日子還其誕聖之時

時有十二而但稱子爲之干支有六十而但稱甲子也漢人之文有即朔之日而必重書一日者廣漢太守沈子琚綿竹江堰碑云熹平五年五月辛酉朔一日辛酉綏民校尉熊君碑云建安廿一年十口月丙寅朔一日丙寅此則繁而無用不若後人之簡矣

年號當從實書

正統之論始於習鑿齒不過帝漢而偽魏吳二國耳自編年之書出而疑於年號之無所從而其論乃紛紜矣夫年



號與正朔自不相關故周平王四十九年而孔子則書之為魯隱公之元年何也春秋魯史也據其國之人所稱而書之故元年也晉之乘存則必以是年為鄂侯之二年矣楚之檇杙存則必以是年為武王之十九年矣觀左傳文公十七年鄭子家與晉韓宣子書曰寡君即位三年而其下文曰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則自稱其國之年也襄公二十二年少正公孫喬對晉之辭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而吳下文遂曰我二年我四年則兩稱其國之年也故如三國志則漢人傳中自用漢年號魏人傳中自用魏年號吳人傳中自用吳年號推之南北朝五代遼金並各自用其年號此之謂從實

若病其難知只須別作年表一卷

且王莽篡漢而班固作傳其於始建國天鳳地皇之號一用以紀年蓋不得以紀年非帝之也後人作書乃以編年為一大事而論世之學疏矣

春秋傳亦有用他國之年者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注云魯桓公之十六年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注云鄭僖四年魯襄六年鄭簡元年魯襄八年

漢時諸侯王得自稱元年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孝景三年

楚元王傳亦云

楚王延壽三十二年地節元年之類

是也淮南天文訓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謂淮南王安始立之年也注者不達乃曰淮南王作書之元年又曰淮南王僭號此為未讀史記漢書者矣

趙明誠金石錄有楚鐘銘惟王五十六祀



之論正  
同此失

又考漢時不獨王也即列侯於其國中亦得自稱元年史

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

六年靖侯卬元年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元年是也呂氏考

古圖周陽侯虓鍍銘曰周陽侯家銅三習虓鍍容五斗重

十八斤六兩侯治國五年五月國鑄第四呂大臨曰侯治國五年者自以

侯受侯嗣位之年數也文選魏都賦劉良注文昌殿前有鐘其銘曰

惟魏四年歲次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鐘魏四

年者曹操為魏公之四年漢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

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八年乃明洪武元年也直書二十

八年自是以下書曰後一年曰又一年四月丙戌帝殂于

應昌是時明太祖即位三年而猶書元主曰帝且不以明

朝之年號加之深得史法疑此出於聖裁不獨宋王二公

之能守古法也宋史馬廷鸞傳瀛國公即位召不至自罷相歸心十七年而薨甚為得體然其他傳

復有書至元者

英宗命儒臣修續通鑑綱目亦書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

不書吳元年

史書一年兩號

古時人主改元竝從下詔之日為始未嘗追改以前之月

日也魏志三少帝紀上書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書正元

元年十月壬辰吳志三嗣主傳上書太平三年十月己卯

下書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晉書武帝紀上書魏咸熙三年



十一月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宋書武帝紀上書晉  
元熙二年六月甲子下書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文帝紀上  
書景平二年八月丙申下書元嘉元年八月丁酉明帝紀  
上書永光元年十二月庚申朔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丙  
寅唐書高宗紀上書顯慶六年二月己未下書龍朔元年  
三月丙申朔中宗紀上書神龍三年九月庚子下書景龍  
元年九月甲辰睿宗紀上書景龍四年七月己巳下書景  
雲元年七月己巳玄宗紀上書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  
下書開元元年十二月己亥韓文公順宗實錄上書貞元  
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書永貞元年八月辛丑若此之類  
竝是據實而書至司馬溫公作通鑑患其繁錯乃勅新例  
必取末後一號冠諸春正月之前當時已有譏之者

春秋定公元年不書正月杜氏曰公卽位在六月故正義  
曰公未卽位必不改元而於春夏卽稱元年者未改之日  
必承前君之年於是春夏當名此年爲昭公三十三年及  
六月旣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  
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卽稱  
元年也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卽以元年冠  
之是有因於古也按溫公通鑑是用此例然有不可通者  
春秋於昭公三十三年之春而卽書定公元年者昭公已  
薨於上年之十二月矣若漢獻帝延康元年十月始禪于  
魏而正月之初漢帝尚存卽加以魏文黃初之號則非春



秋之義矣豈有舊君尚在當時之人皆稟其正朔而後之  
爲史者顧乃追奪之乎

史家變亂年號始自隋書大業十二年十一月景辰唐公  
入京師辛酉遙尊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帝改元義寧  
而下卽書云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等作亂上  
崩于溫室按此大業十三年煬帝在江都而蒙以代王長  
安之號甚爲無理作史者唐臣不得不爾然於煬帝紀書  
十三年於恭帝紀書二年兩從其實似亦未害

明朝太宗實錄上書四年六月己巳下書洪武三十五年  
六月庚午正是史臣實書與前代合但不明書建文年號  
後人因謂之革除耳英宗實錄上書景泰八年正月辛巳  
下書天順元年正月壬午旬有六日而不沒其實且如萬  
曆四十八年九月以後爲泰昌元年若依溫公例取泰昌  
之號冠於四十八年春正月之前則詔令文移一一皆當  
追改且上誣先皇矣以紀年之法從古爲正不以一年兩  
號三號爲嫌

年號古今相同

水經注穀水下千金場前云太和五年曹魏明帝之太和  
也後云朝廷太和中元魏孝文帝之太和也

割并年號

唐朝一帝改年號者十餘其見於文必全書無割取一字  
用之者至宋始有熙豐政宣建紹乾淳之語已是不敬然



猶一帝之號自相連屬無合兩帝而稱之者又必用上一字惟元豐以元字與元祐無別故用下字本朝文人有稱永宣成弘嘉隆合兩帝之號而為一稱天啓六年部疏稱正統正德為二正奉旨列聖年號昭然如何說二正近又有去上字而稱慶曆啓禎更為不通矣

地名割用一字如登萊如温台則可如真順廣大則不通矣然漢人已有之史記天官書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七殖傳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注云勃海碣石漢書王莽傳成命於巴宕注云巴郡宕渠縣魏晉以下始多此語常璩華陽國志分巴割蜀以成犍廣是犍為廣漢二郡左思蜀都賦跨躡犍祥是犍為牂牁二郡魏都賦恆碣碣磬

於青霄是恒山碣石二山

人名割用一字者左傳以太皞濟水為皞濟僖二十一年史記

以黃帝老子為黃老曹相國世家張釋之田狄魏其鄭當時列傳以王喬赤松

子為喬松蔡澤傳以伊尹管仲為伊管鄒陽傳以絳侯灌嬰為

絳灌賈生傳

### 孫氏西齋錄

唐人作書無所回避孫樵所作西齋錄乃是私史至於起王氏已廢之魂上配天皇條高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大義凜然視孔子之溝昭墓道不書定正而抑且過之矣此說本之沈既濟駁吳兢史議謂當并天后於孝和紀每歲書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則紀



稱孝和而事迹太后名禮兩得至於姓氏名諱入宮之由  
歷位之資及才藝智略年辰崩葬別纂入皇后傳列於廢  
后王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事雖不行  
而史氏稱之

其後宋范祖禹作  
唐鑑竟用此書法

### 通鑑書改元

晉書載記十六國時嗣位改元者皆在本年此史家取便  
序事連屬書之其實皆改明年元也不容十六國之中數  
十王皆不踰年而改元者也

金石錄據趙橫山李君神碑石虎建武六年歲在庚子與  
載記合若從帝紀則建武六年當是己亥今此碑與西門  
豹祠殿基記皆是庚子以此知帝紀之失此是差一年之  
證然載記亦不盡合昔人作史但存其年號而已初不屑  
屑於歲月也

續綱目景炎三年五月以後爲帝昺祥興元年非也黃潛  
番禺客語改元在明年正月己酉朔蓋亦是卽位之初改  
明年元耳史家省文卽繫於前年月日之下曰改元祥興  
以此推十六國事必當同此

### 後元年

漢文帝後元年景帝中元年後元年當時只是改爲元年  
後人追紀之爲中爲後耳若武帝之後元元年則自名之  
爲後光武之中元元年梁武帝之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  
年則自名之爲中不可一例論也



元順帝至元元年重用世祖之號後人追紀之則曰後至元元年

李茂貞稱秦王用天祐年號

通鑑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貞爲秦王比得薛昌序所撰鳳翔法門寺碑天祐十九年建而其文已稱秦王則前乎同光之二年矣蓋必茂貞所自稱又史言茂貞奉天祐年號此碑之末亦書天祐十九年而篇中歷述前事則並以天復紀年至天復二十年止亦與史不合

五代史李彥威傳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於東都爲梁所迫而晉人蜀人以爲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前蜀世家則云是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其說不同按此碑則岐六亦稱天復史失之也

又今陽城縣有後周顯德二年徐綸撰龍泉禪院記內述天祐十九年按此地本屬梁此記乃追削梁號而改稱天祐者

### 通鑑書葬

通鑑書外國之葬如晉紀義熙六年九月下云甲寅葬魏主珪於盛樂金陵不言魏葬而言葬魏或以爲倣春秋之文愚以爲非也春秋書葬宋穆公葬衛桓公之類皆魯遣其臣會葬故爲此文

徐邈曰凡書葬者據我而言葬

若南北朝時本國自

葬則當書魏葬如宋紀景平元年十二月庚子魏葬明元帝於金陵元嘉二十九年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於金



陵則得之矣

通鑑書閏月

通鑑書閏月而不著其爲何月謂倣春秋之法非也春秋時閏未有不在歲終者自太初曆行每月皆可置閏若不著其爲何月或上月無事則後之讀者必費於追尋矣新唐書亦然惟高宗顯慶二年正月無事乃書曰閏正月壬寅如洛陽宮

史書人君未卽位

史書人君未卽位之例左傳晉文公未入國稱公子已入國稱公史記漢高帝未帝稱漢王未王稱沛公五年將戰垓下而曰至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至

其下文乃曰諸侯及將相相與其請尊漢王爲皇帝於言爲不順矣

沈約作宋書於本紀第十卷順帝昇明三年四月壬申始書進齊公爵爲齊王而前第八卷明帝泰始四年七月庚申已書以驍騎將軍齊王爲南兖州刺史自此以下齊王之號累見於篇此言之不順也

蕭子顯南齊書亦同此例

史書一人先後歷官

漢書溝洫志先稱博士許商次稱將作大匠許商後稱河隄都尉許商此書一人而先後歷官不同之法

書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旣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伊尹保衡一人也湯時未爲保衡



至太甲時始為此官故變文以稱之也  
史書郡縣同名

漢時縣有同名者大抵加東西南北上下字以為別蓋本於春秋之法燕國有二則一稱北燕邾國有二則一稱小邾是其例也若郡國同名而不同地則於縣必加一小字沛郡不治沛治相故書沛縣為小沛廣陽國不治廣陽治薊故書廣陽縣為小廣陽丹陽郡不治丹陽治宛陵故書丹陽縣為小丹陽今順天府保定縣稱小保定寧國府太平縣稱小太平後人作史混書之而無別矣

郡國改名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改春陵鄉為章陵

縣十七年冬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又云乃悉為春陵宗室起祠堂上言章陵見名也下言春陵本春陵侯之宗室不可因縣名而追改之也此史家用字之密也史記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此未當當日東垣人盧綰傳高帝十一年冬更東垣為真定儒林傳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師古曰初徙時未為杜陵蓋史家追言之也漢書夏侯勝傳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為東平人趙廣漢傳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後漢書黨錮傳劉祐中山安國人也安國後別屬博陵夏侯湛東方朔畫像贊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



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此郡國改名之例  
史書人同姓名

史記漢高帝時有兩韓信則別之曰韓王信漢王莽時有  
兩劉歆則別之曰國師劉歆此其法本於春秋左氏傳襄  
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事中有兩賈舉則別之曰  
侍人賈舉

金史有二訛可曰草火訛可曰板子訛可有二婁室曰大  
婁室曰中婁室曰小婁室

### 述古

凡述古人之言必當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  
則兩引之不可襲以爲己說也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程正叔傳易未濟三隲皆失位而曰斯義也聞之成都隱  
者是則時人之言而亦不敢沒其人君子之謙也然後可  
與進於學

### 引古必用原文

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水經注引盛弘之荊州記曰江  
中有九十九洲楚諺云州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問鼎  
之志乃增一洲以克百數僭號數旬宗滅身屠及其傾敗  
洲亦消毀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迴薄成不淹時  
其後未幾龍飛江漢矣注乃北魏鄴道元作而記中所指  
今上則南宋文帝以宜都王卽帝位之事古人不以爲嫌

### 引書用意



書泰誓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子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引之則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成元淮南子舜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年深潭相予爾雅注引之則曰漁者不爭隈此皆略其文而用其意也

### 文章推服古人

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於駢偶聲律之文宜不屑爲而其滕王閣記推許王勃所爲序且曰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李太白黃鶴樓詩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所謂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者也今之好譏訶古人翻駁舊作者其人之宅心可知矣

宋洪邁從孫倬承宣城自作題名記邁告之曰他文尚可隨力工拙下筆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蓋以韓文公有藍田縣丞廳壁記故也夫以題目之同於文公而以爲犯不韙昔人之謹厚何如哉

### 史書下兩曰字

注疏家凡引書下一曰字引書之中又引書則下一云字云曰一義變文以便讀也此出於論語牢曰子云是也若史家記載之辭可下兩曰字尚書多方周公曰王若曰是也孟子書多有兩曰字如公都子曰告子曰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公孫丑曰伊尹曰公孫丑曰詩曰

### 書家凡例

古人著書凡例卽隨事載之書中左傳中言凡者皆凡例



也易乾坤二卦用九用六者亦凡例也

### 分題

古人作書於一篇之中有分題則標篇題於首而列分題於下如爾雅釋天一篇下列四時祥災歲陽歲名月陽月名風雨星名祭名講武旌旂呂氏春秋孟春紀第一下列正月紀本生重已貴公去私是也疏家謂之題上事謂標題上文之事若周公踐阼及詩篇章句皆篇末題之故此亦爾今按禮記文王世子篇有曰文王之爲世子也有曰教世子有曰周公踐阼樂記篇有曰子貢問樂亦同此例後人誤連於本文也又如漢書禮樂志郊祀歌練時日一帝臨二凡十九首皆以其名於本章之末安世房中歌桂

其美芳二題傳寫之誤遂以冠後

爾雅釋親一篇石經本宗族二字在舅兄也之後母黨二字在從母姊妹之後妾黨二字在爲姒婦之後昏姻二字在吾謂之甥也之後今國子監刻本皆改之

### 日知錄卷之二十







道